

國朝先正事略

冊七

卷之四

四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五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林文忠公事略

道光三十年春

文宗皇帝既嗣服下

詔求賢時太子太保雲貴總督侯

官林公方引疾家居大學士潘公世恩尙書杜公受田交章以公應詔奉

召入都未卽至九月

上以粵逆洪秀全等稔亂

特命公爲

欽差大臣

馳赴廣西督勦尋

命署廣西巡撫事公故嘗督粵威惠著聞中外想望丰采

至是力疾出粵民額手相慶賊黨散大半洪秀全懼謀遁入海十一月公行次

潮州薨遺疏入

上震悼優詔議卹

賜祭葬

予諡文忠自公薨後軍民

失所倚賊寢不可制未幾踰嶺涉湘絕長江踞金陵爲窟穴蹂躪遍天下又十

四年竭海內全力廬乃克之論者謂生靈多厄致天不憖遺使得假公數年賊

不足平矣然公之身繫天下安危者尤不始此也先是公總督湖廣時鴻臚卿

黃君爵滋疏請禁鴉片以塞漏卮有 旨下中外大臣議公條上利害深切著

明 宣廟嘉焉十八年冬 命以 欽差大臣蒞廣東查辦海口事務明年

補兩廣總督公宣諭 德威繕守備於虎門各海口添建礮臺設木柙鐵索奏

移高廉道駐澳門撥隸水師資控馭時通商之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束惟嘆

咭喇持兩端九月夷目義律等以索食爲名糾師船犯尖沙嘴公遣參將賴恩

爵擊走之斷其接濟尋六犯海口皆受懲創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夷目遞說

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勦撫並請 敕福建浙江江蘇諸督撫

嚴防各海口復奏停其貿易嘆人屢撼之不動則大懼旣以粵之無隙可乘也

乃改圖犯浙陷定海掠甯波沿海騷動在事者莫能折衝禦侮爭歸咎公因中

傷之事垂成而敗代者至悉反公所爲恐和議之不速成也撤公所設各隘兵

以媚之嘆人遂徑犯粵城公知事不可爲具遺疏以待圍解 命以四品卿銜

赴鎮海軍營效力尋謫戍伊犁海疆事自此益棘王相國鼎湯協揆金釗至以

死生去就爭之卒爲忌者所持不能得向令公得始終其事決裂不至此公之

爲天下重也可勝道哉公諱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晚號埃村老人父賓日歲貢生家貧力學以經術拔後進有子三公其次也生警敏長不滿六尺英光四射聲如洪鐘每劇談隔舍數重聆之輒了了年十三郡試冠軍補弟子員二十舉於鄉就某邑令記室閩撫張公師誠見所削牘奇之延入幕嘉慶十六年公年二十有七成進士選庶吉士派習國書授編修益究心經世學雖居清秘於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綜核無遺識者知爲公輔器矣典江西雲南鄉試分校己卯會試咸得士二十五年補御史海寇張寶投誠後累官副將至是擢總兵公慮其愈驕蹇不可制也疏劾之仁宗韙其言授杭嘉湖道

修海塘興水利士民德之會聞父病卽引疾不待命馳歸道光二年授淮海道明年擢江蘇按察使決獄平恕民頌之曰林青天尋丁母憂明年奉旨赴南河督修隄工工竣仍回籍六年夏命署兩淮鹽政以未終制辭不拜七年按察陝西遷江甯布政父憂歸濬福州西湖以惠桑梓十年夏補湖北布政使尋調河南十一年復調江甯遂擢東河總督疏辭優詔不許尋奏言稽料爲河

工第一弊端其門垛灘垛併垛諸名目非抽拔拆視難知底裏已將南北十五廳各垛逐查抗弊者察治得 旨向來河臣查驗料垛從未有如此認真者十二年春調江蘇巡撫吳中浚饑公奏免逋糧籌賑卹清釐各屬交代盡結京控諸獄昧爽視事夜過半方息數年如一日焉會考績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吏之盡心與否若大吏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又何從察其情僞臣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事事與屬僚求實際耳公此言蓋生平得力處也先是公在江藩任內以各屬水災建議倡捐覓賑資送留養收孩瘞棺捐衣勸糶養佃典牛借籽種禁燒鍋凡十二則經江督陶公澍奏行至是事竣在事者得獎敘公之爲臬司也奉 詔綜辦三江水利以憂歸嗣經陶公奏允孟瀆劉河分年籌辦至是孟瀆工竣公以劉河爲三江之一淤墊尤甚請勘辦從之又言江蘇錢漕倍他省其中有緩有急有舊有新勢難一律清款與其漫無區別徒令剜肉補瘡莫若專嚴於提新而暫緩於補舊新款果能全解是州縣無新虧而舊欠亦可冀彌補得 旨竭

力爲之江南人文甲天下鄉試恆萬六七千人入鑠院時竭一晝夜之力不能
畢有擁擠仆斃者公創設信礮立燈牌陰以兵法部勒之日晡而畢十七年春
擢湖廣總督荆襄苦水患歲以爲常公修築堤工躬自監視奏籌襄陽等屬鹽
務緝私事宜及辰沅道屬苗畺屯務事宜皆如議行尋疏報南北兩省拏獲奸
民與販鴉片各情形 璽書褒美又以江漢安瀾請列漢神於祀典從之十八
年冬入覲 賜紫禁城騎馬遂有粵東之 命公之在粵也奏虎門收繳啖咭
喇躉船鴉片已十逾其八得 旨褒敘及奏請勦撫兼施 手敕報曰既有此
番舉動若再示柔弱則大不可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不可畏蕙先威後
德控制之良法也尋請停貿易又 諭曰該夷自外生成是彼曲我直中外咸
知尙何足惜公前後所陳皆稱 旨爲忌者所中傷卒不安其位而天下自此
多故矣公議戍時河決開封首輔王公鼎出視工疏留公督辦工成仍就戍有
門下士官於陝迎謁公竊爲不平見公談笑自若不敢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
此行也夫人曰子毋然 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至此得保

首領 天恩厚矣臣子自負 國耳敢憚行乎公在塞外奉 命勘辦開墾事

宜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及伊拉里克塔爾納沁等城
縱橫三萬餘里水利大興稍暇則以筆墨自娛公書具體歐陽詩宗白傳在官
事無巨細必躬親家居必熟訪民間利病白諸當道求題詠者雖踵接不暇應
也至是始得肆意遠近爭寶之伊犁爲塞外大都會不數月縑楮一空公手蹟
徧冰天雪海中矣二十五年秋 賜環以四五品京堂用十一月 命署陝甘
總督會野番肆劫先飭鎮將防護馬廠時承平久營政弛公出按邊命演巨礮
舉營無知者一老卒能之公立授以官士氣爭奮尋勦捕番族及漢奸殆盡明
年授陝西巡撫關中旱民不能耕爭殺牛以食公曰如此則來歲又饑也飭官
爲收牛償其值勸富民質牛予以息次年乃大有秋二十七年遷雲貴總督滇
中漢回構釁垂數十年焚殺無虛日議者各有所袒莫能決公至諭之曰止分
良莠不分漢回適回民丁燦廷赴京疊控漢民沈正達等有司提犯解訊保山
民糾衆奪犯燬官署搜殺回戶并抗拒鎮道兵公提兵出勦途次聞趙州之彌

渡有客回句土匪滋事遂就近勦彌渡破其柵殲匪數百保山民股栗縛犯迎師公召漢回父老各諭以恩信復乘勢搜獲永昌順甯歷年拒捕戕官諸匪寘諸法得 旨加太子太保 賞戴花翎引疾歸滇人繪像以祀家居倡驅夷議大忤當事外夷方爲斂迹而當事思中傷之會 璽書召用讒者乃止時方以

西洋爲憂後進咸就公請方略公曰此易與耳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然是時俄人未交中國者數十年聞者惑焉公之薨於行臺也易簣時呼星斗南者三年六十有六公服官江南最久以吳民苦賦重講求漕政不遺餘力在粵時 中旨詢江南漕務公條舉四端曰本原曰補救曰本原中之本原曰補救中之補救 宣宗褒許擬俟粵東事畢次第施行

文宗之召公也將使籌畿輔水利卽公前疏所謂本原中之本原者也以

二聖知公之深任公之重以公報 國憂民之心一往無所卻顧而卒不果行惜哉然公於政事無所不盡心而其尤關天下治亂之數者則以辦夷務勦粵寇二者爲最鉅而皆齎志以終此海內士大夫下及婦人孺子聞公薨所由太

息流涕共爲天下惜者也公天性孝友事事以養志顯親爲念自奉儉而資助族戚歲必數千金尤愛士所至必擇其秀異者召入官署勛以學行家居凡族姻中子弟讀書者約期治膳集而課之曰親社性聰察摘伏如神馭左右嚴每黑夜潛行躬自徼察無敢因緣爲奸然待人以恕接人以誠人咸樂爲之用與人言必令反覆詳盡得達其情道人善孜孜若不及善飲喜弈服官後皆卻弗御好勤動與處數十年者未嘗見其袖手枯坐也咸豐元年滇撫請祀雲南名宦祠陝撫據輿情入告請建專祠報可子汝舟官編修聰彝浙江知府拱樞刑部郎中

栗恭勤公事略

公姓栗氏名毓美字友梅山西渾源州人嘉慶六年以拔貢生官河南知縣遇災年放稅賑穀以實惠民不以上官意爲損益遷光州知州汝甯府知府徙開封歷河南糧儲道開歸陳許道遷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年授東河總督公前知武陟縣黃沁堤馬營壩工皆親與其役及是益勤詢河兵官久

於河者以地勢水脈及前任行事之當否蓋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餘里南岸自祥符下汛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下多串溝串溝者在隄河閒其始但斷港積水而已久之溝首受河又久之溝尾入河而串溝遂成支河於是以遠隄十餘里之河變爲近隄之河而隄河相遠之處舊皆無工不儲料者也於是以無工之處變爲至險之工故人不及覺覺且不及防往往潰堤爲大患公乘小舟周歷南北時北岸原武汛串溝受水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里至陽武汛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滎澤諸灘水畢注堤下兩汛素無工故無稽石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築壩公卽收買民輒於受衝處拋輒成壩四十餘晝夜成輒壩六十餘所壩甫成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開數十丈而堤不傷公由是知輒之可用又試之原陽越堤及攔黃壩暨南岸之黑岡皆效遂奏請減買稽石銀兼備輒價計千輒爲一方方價六兩是後每有工役碎石及稽埽用大減數年閒省官銀百三十餘萬而工益堅有不便其事者特異議語頗

上聞公前後陳奏曰護堤之方率用稽埽然埽能壓激水勢俯齧堤根

又易朽腐至碎石坦坡惟鞏縣濟源產石較近而採運已艱河工失事多在無
工處所千里長堤勢不能盡爲籌備而河勢變遷不常衝非所防遂爲決口輒
則沿河民黨終歲燒造隨地取給不誤事機且輒及碎石皆以方計而石多散
空輒則平實每方石五六千斤而輒重多三分之一方石價可購輒兩方而
拋輒一方當石兩方之用其質滯於石故入水不移堅於稽故久水不腐又土
不能築壩水中輒則能水中拋壩卽盪成坦坡亦能緩受急衝化險爲易或謂
輒可保將生未生之工不能用於已生之後然使將生者可保卽別無可生之
工昔衡工之決因攤陷埽不能施馬營壩之決因補隄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
不如拋輒收輒易於運石則數千萬之官銀可省疏入上知公忠實可任
且綜畫周密卒皆允之屢詔褒賞終公任五年河不爲患本朝河臣自朱
公之錫後若靳文襄張文端張清恪陳恪勤齊勤恪嵇文敏張慤敬黎襄勤諸
公皆有名績然修築率仍舊法易稽石以輒自公始非卓識精思身試而得其
所以然之故不能創此法也二十年薨於位上聞軫悼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 予諡恭勤時長子烜已官刑部郎中乃 賜次子耀進士公在工勤其職有風雨危險必躬親之居平河曲折高下嚮背皆在其隱度每曰水將抵某所急備之或以爲迂且勞費公曰能知費之爲省乃真能省費者也已而水至乃大服故十五年原陽之支河十八年盛漲八尺之水皆決口而有餘卒以無事或以爲天幸然前公任三年祥符決公卒後二年南岸決明年又決則豈非人事哉公之令安陽武陟及守開封也恤疲氓懲猾吏折疑獄如神他人得其一足稱循吏然於公猶非其大者傳曰心誠求之公治河能通物性以盡利誠壹故也況求民情也哉公旣卒吏民思公不置乃立廟祀之烜耀皆官監司

陳忠愍公事略 王剛節公錫朋 葛壯節公雲飛 鄭忠節公國鴻

道光二十年西洋暎咭喇以禁鴉片構釁擾海疆 上稔同安陳公有將略

由廈門提督調江南時閩浙戒嚴鄧制軍廷楨以公熟習廈門爲請 上不

許蓋鑑其忠勇故始破回避本鄉之例擢之廈門復以防海需才令移鎮江南扼守吳淞口公益感情激昂誓以死報 國矣公諱化成號蓮峯福建同安人

由行伍官水師守備五遷而至金門鎮總兵其調守吳淞也時以夷目就撫廣東將撤防公獨謂款約不可恃請留所部兵弗去冬雪方盛平地積數尺公時掉小舟往來海濱風浪中或踏雪按行部曲嫗姁如家人軍中呼陳佛吳淞以東西礮臺爲掎角西礮臺在海口北距寶山六里東礮臺在其南險與西稱犄夷擾浙公扼西礮臺以守凡三閱寒暑 欽差大臣裕謙公嘗以大風雨夕偵公見公危坐帳中鈴柝聲琅琅然也二十一年八月定海再陷三總兵同日戰死鎮海失守裕公死之吳淞民恃公爲固明年四月夷陷乍浦戈船三十艘震逼吳淞時牛制軍艦在寶山懼商於公公曰無恐以礮扼險可決勝公第坐鎮毋輕出入也於是公率參將周世榮守西礮臺別遣將守東礮臺公夜語世榮曰吾與汝福皆不薄周愕然公曰詰朝戰而勝則受上賞不然亦俱不朽非福而何明日夷船排江進公登臺執紅旗揮戰轟礮及千聲自卯及巳壞夷船六七艘賊沮欲退我軍噪而奮制軍聞師利趨出及三里賊從檣上覘其幟駕礮狙擊之制軍跳而免師遂潰東路兵棄礮走賊併力攻公急周世榮請公奔公

拔劍叱之曰庸奴誤識汝世榮逸賊登岸礮彈雨下中公顛復起猶手斃巨礮
創重歎血死年六十有七同殉者守備龔齡增以下合八十餘人夷酋既入城
犒飲鎮海樓酒酣或作華言曰此行良險使有兩陳公安能至此哉越十日嘉
定令練廷璜購公尸獲積葦中面如生殮於武廟百姓罷市哭奠繪像二一留
吳淞一貽其子狀聞 詔優卹立專祠 賜祭葬 予諡忠愍世襲輕車都尉
三總兵者曰壽春鎮王公錫朋定海鎮葛公雲飛處州鎮鄭公國鴻皆以定海
城陷同日殉先公殉一年

王公名錫朋字樵傭直隸甯河人由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固原游擊道光
六年從大軍征張格爾自大河拐至回庄力戰矢殫其酋 賞戴花翎進戰至
阿瓦巴特賊阻渾河沿從大軍閒道渡河入喀什噶爾城進取英吉沙葉爾羌
和闐皆有功十二年猺民趙金隴亂湖南殘常甯新田公以臨武參將從提督
羅公思舉破賊羊泉街誅首逆別將逐賊高家坪大捷回攻楊家園圍賊殲之
賞銳勇巴圖魯名號擢寶慶協副將時廣東猺亦煽動趙仔青進擾湖南公

殺賊濠江口又破賊銀匠衝獲其酋旂仔青反走追獲之及其孥湖南平赴廣東大軍戰連州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蛇兒嶺奪馬鞍山遂平五排猺又從定蓮花汛冷水衝各猺擢福建汀州鎮總兵服闋改壽春鎮公自游擊從楊忠武定回疆知名及平猺功居最嘗誡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共之獲倍多卽人不和利趨救之可兩全故戰比有功而定海事竟以無救敗先是噶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鎮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門鄭公國鴻駐竹山門葛公雲飛駐曉峯嶺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不利退攻竹山曉峯公馳救兩營已先敗賊爭鬪公衆且盡所親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賊至益多揮短刀陷陣死是役也賊可二萬我兵計五千公檄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坐不救曰吾守鎮海者也鎮海急則又走三總兵皆坐是敗死公殺賊獨多死尤烈事聞 天子震悼以提督禮 賜卹諡剛節建專祠子

承泗襲騎都尉

葛公雲飛字雨田浙江山陰人道光癸未武進士官守備五擢至定海鎮總兵

父憂歸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尋奏請以公署原官公之以憂去也嘗上書大府言廣東禁鴉片令方急外夷陰狡恐爲變波及浙洋宜先事定謀及嘆咭喇據定海巡撫服公先見馳書要公詣鎮海計防禦公督耕隴上得書白母遂行時道光二十年七月也公至鎮海請盡出勁兵扼金雞招寶兩山閒集定海潰兵大閱海上會夷酋安突得被執夷大驚擾公請遂出兵復定海當事不能從明年許通市夷請釋安突得等而歸定海公與總兵王公錫朋鄭公國鴻偕往鎮定海定海城三面踞山臨海無屏蔽公議城其三面列巨礮塞竹山門深港使不通舟增築南路土城與五奎山諸島相掎角當事以費鉅不允行七月夷集廈門公聞之立牒大府以土城守兵單曉峯背負海有閒道宜增礮及以營船備水戰皆不省八月夷果復犯定海攻竹山門敗走明日窺東港浦皆擊卻之先是守兵皆駐城中惟公自駐土城及是王公錫朋出守曉峯嶺鄭公國鴻守竹山門夷船二十九艘賊衆至二萬餘我兵合三鎮僅四千飛書大營請濟師弗許戒死守毋望援天雨浹旬公青布帕首麻袍著鐵齒鞞日偕士卒往來